

(韩) 金宣佑 / 著
周 怡
李道逵 / 译

我就想去看看 那幸福的人群

SOMETIMES
LEAVING
IS JUST IN ORDER TO BETTER
COME BACK

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

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乡病，
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
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
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

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

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钱锺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就想去看看 那幸福的人群

(韩) 金宣佑/著

周 怡 李道逵/译

**SOMETIMES
LEAVING**
IS JUST IN ORDER TO BETTER
COME BACK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就想去看看那幸福的人群 / (韩) 金宣佑著 ; 周怡, 李道逵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10
ISBN 978-7-5502-1035-6

I. ①我… II. ①金… ②周… ③李… III. ①散文集
— 韩国 — 现代 IV. ①I31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9256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 01-2012-6474号

어디 아픈 데 없냐고 당신이 물었다

Copyright © 2011 by Kim Sun Woo

Korean editorial copyright ©2011 by Chungrim Publishing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2012 by Shanghai Xiron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ngrim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KL Management, Seoul and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Beijing

我就想去看看那幸福的人群

作 者 : (韩) 金宣佑

译 者 : 周怡 李道逵

选题策划 :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 张萌

装帧设计 : 黄柠檬工作室

责任校对 : 邓新建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0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8.5 印张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5502-1035-6

定价 : 36.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 9000

序 言 / 1

有一年在越南旅行，长途的夜车从胡志明市一直开往芽庄，那是青春年少时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因为失眠，我时常在夜行的巴士或者飞机上整夜看书，中途停在了陌生的小镇休息，游客三三两两地下来抽烟，这里面有年过半百的老人，也有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从不同的城市来到这里，相聚于这辆开往芽庄海边的夜行巴士。抽完烟继续上路，不一会儿就看到了海岸线，月光把不远处的海面照应成了一条白色的丝带，星空就在头顶，忽隐忽现。我想，如果可以，就这么和爱的人在异乡的大巴上睡过去，也是一种幸福，那是一种流离感，像是找不到灵魂的彼此丢在异乡的星空下，孤独又温暖。

小时候一心想离开我的老家，那不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只不过是父母下放的一个通商口岸，能去到的最远的地方也无非是搭船去到武汉而已。高中时便选择了在离家半个小时巴士路程的学校住读，接着变成了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大学，再接着是航程一个小时十五分钟的上海，和家人相聚的时间从一天变成了一周再到一年。时常行走在外，偶然遇到某个相似的巷弄，在夜里被路灯截成明暗的两半，



会突然怀念起家乡那条无数次来回往返的街道，它也曾因为光影相伴而富有韵味。而那些在异国风情里寻常生活的人群，也因为有了某种相似的神情而成为入画的风景。再后来因为各种理由不断起飞降落，在陌生的地方经过停留，搜集了地图上每一寸短暂的光阴，累积相片里每一次的风和日丽，却总是在时差的失眠里，在认床的辗转里，挂念起生命出发的方向，无论身在地球的哪一半，也不问在子午线的哪一边，那都是我唯一仅有的坐标，是我之为我不必辩驳的根本，只要闭上眼，就能看见。

也许人这一世不停地启程出发，不停地短暂相聚继而别离，不过是为了明白灵魂的归宿不在此处彼处，而只在它最初投身的地方。

有时候，出门不过是为了归家。

阿 SAM

《去，你的旅行》作者





序 言 / 2

放下写好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我迫不及待地打点起行囊。

我想歇息了，我有些累了。

这个念头蹦出的瞬间，我推开落满了灰尘的壁柜，脑海里闪现出几行诗句：“我曾无数次想象，自己一个人，两手空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谦逊地，或者说落魄地过活，埋藏过往的‘秘密’。”

让·格勒尼耶的文字从壁柜里跳出来的那天，我便决定旅行了。

是背红色背包好，还是藏青色的好？我一边研磨咖啡豆，一边纠结着此类琐事，我给自己留了张纸条：

“为了更好地回归，出发吧！”

常常觉得，成长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珍爱的角落，当我们被赞美或是自己需要小憩一下的时候，便越发觉得这一隅之地甚是可爱。青春时节总是遍布着假象，明知所有的爱、愤怒、绝望已无法承受，但只要在疼痛的时候仍感到一丝快乐，便会告诉自己，这才是真实的证明。哭到声嘶力竭、浑身无力的时候才知道骂自己，告诉自己要筑起心墙分清所有的真实与虚伪，但又总是苦于没有时间。

但是，这就是青春之所以名为青春的理由。当青春逝去，自己慢慢学会掌控情绪，也才能看清自己的能量，明白自己还需要充电和完善。年轻的时候不论去哪里，去任何陌生的地方，都无所畏惧，即使用纱布缠住脚，依然会矫健地踩到滚烫的石头上，像探险一般，又像跟自己作战。越是陌生的境遇，越有一种奇妙的魅力，让人想去经历和感受。虽然现在精力不及从前，但仍想抛开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投入一次旅行，并不强求要从旅行的地点获取什么，只是想懒懒地收拾好行装，然后头也不回地出发，就像一场痛快的表白。

我想歇息了，我有些累了。歇够了，然后痛快地生活。好的，我明白了，歇够了，然后痛快地去爱。

因为对人生的热爱，人们出发去旅行。这是件幸事。

一点点，沧海一粟般的一点点，我们希望生活变得更幸福那么一点点。生活不是件轻松的事，但我们却从未放弃想要变得更幸福一点的追求，这难道不是一种伟大的努力吗？真是有收获的一天呀！

要去哪里呢？当下定决心出去走走的时候，我开始每天摆弄起书桌上的地球仪。但这一次，就算我不整天像个钟摆似的围着地球仪



转，我也清楚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在浩瀚都市面无表情的人海之中，我像那眺望着彩虹另一端的多萝茜一样，小声地自言自语：

“我想去看那幸福的人群，我想去黎明之城。”

是的。我想去的那个地方，每个人都能跟随自己的本心自在地生活，周围邻里友善和睦彼此祝福，在那里，身体和心灵能得到宁静的休养。我有时候常想，如果幸福也能被传染，那该多好。这世间无处不在的冷漠、无尽的绝望，让人有时感到虚弱无力，如同尘埃坠入泥土，陷入冰冷的绝望。我常常感到无助，怎样逃离这样的困惑？幸福的触角醒来的时候梦想才会延伸，什么是幸福？当你无心思考的时候，便是梦想丢失的时候。没有梦，没有幸福，人生的意义何在？

所以，去黎明之城吧。

很久以前曾经去过印度旅行，要回国的那天，起了个大早来到钦奈机场。猛地想起这儿离奥罗村应该不远，一打听，大概是4小时的车程。我坐上一辆的士，驶向本地治里。到达本地治里，一位老车夫说他知道去奥罗村的路，于是我坐上他的“摩的”驶上了一条乡间



CYCLE
PATH

小路。瓦红色的土地绵延在路的两旁，还看见了在印度并不算多见的枝叶繁茂的桉树林——这便是进入奥罗村了。过了那片郁郁葱葱的桉树林，我让车夫停下车，因为突然感到这样浮光掠影地匆匆一瞥并没有太大意义，倒不如将这份神秘留给以后去解开——这种念头轻柔又强烈地冲击着我。我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让车夫掉转车头原路返回，因为预感今后定有重返奥罗村的一天，便不觉得有太多遗憾。就这样，8个多小时的时间，我重新回到了钦奈机场。不大的钦奈机场，并没有太多东西可看可赏，我一边无聊地打发候机时间，一边盘算着何时才能重归奥罗村、重归印度。当然，这样的想法是得不到答案的。

纵使有千般好奇，却不想贸然前往，异彩纷呈又舒适闲散之地，充满着无尽的诱惑，只等着最最相宜的相遇时节，默默传递着彼此心灵的感应，就是这样独特的旅行之地——奥罗村。

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片无国界限制的疆土，让善良的、真挚的、热情的地球村人能够在这里自由和平地相处，将真理当作至高无上唯一的权威信奉并服从——这样一片疆土，不管在哪个国

家都应该存在。

这个地方，是和平、统一、和谐的集大成之地。在这里，人们所有好强的本能只会用于克服痛苦和不幸、懦弱和无知以及自身的限制和无能；在这里，所有对进步的关注、灵魂的要求、欲望的满足、快乐的追求、物质的占有都不足为道，因为这里是个友善的地方。

在这里，孩子们自由茁壮地成长，而不会丢失自己的灵魂和灵感。学校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通过考试或是获取资格和地位，而是为了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习得新的技能。

在这里，没有职位高低之分，人们自觉按照事情的需求进行志愿服务。身体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公平地提供，人们不强求从集体中获取智力、道德、心灵、能力以及人生的快乐与权力，只为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所有的人都能均等享受绘画、雕刻、音乐、文学等艺术形式的美丽。这样的欣赏机会并不取决于各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只取决于各人的接纳水平。因为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金钱不再是支配一切的指挥棒。

与物质上的富裕、社会中的地位相比，这里更加强调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工作也不再是为了生存的必需手段，而是发自内心意愿为他人



奉献的服务以及展现个人能力与潜质的工具，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个人得以生存并能够施展才华。

这里不是繁杂的竞争和斗争之地，而是充满为了向上和合作而滋生的善意竞争以及真挚友爱之地。

当然，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实现这样理想的条件，如果人类尚不具备理解这个理想的知识，便自然不会拥有去实现这般理想的意识和能量。这便是称其为梦想的理由。

但是，我们正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努力着，我们在奥罗宾多修道院里作了小规模尝试，虽然称不上完美，但可以继续向前迈步，不断地向着目标迈进。总有一天，我们会从现实的混沌中解脱，用实际且有效的方式，迎接凤凰涅槃般的新生，向世人展现我们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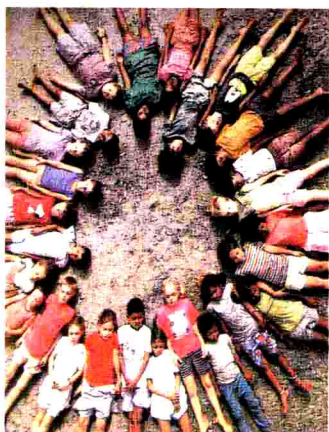
——A Dream(一个梦想)

之所以产生一定要去趟奥罗村的想法，是因为10年前看到B5纸张上的这篇《一个梦想》。

1954 年，一个女人曾说出了这样的梦想。1954 年，世界从火海里解放出来，陷入冷战的僵局。经历过那样冷酷的岁月后，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现全世界青年振



臂高呼、分享鲜花和亲吻、共享爱与和平的浪潮，但这些都是后话。20 世纪 50 年代，那个国家主义森严横行的时代，“将真理当作唯一的权威”的表达正用一种奇妙的方式默默传播着无政府理念的宣言。



这一纸文章深深吸引着我。

这个女人便是这美好梦幻的发现者。她是印度诗人、思想家室利·奥罗宾多的得意门生。室利·奥罗宾多曾说：“她是与我有着相同灵魂、不同身体的人。”她的名字叫米拉·阿尔法莎。就像德兰修女一样，在印度，人们通常把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女性称之为“妈妈”，于是人们便将奥罗宾多修道院的修女和这位女人称为“妈妈”。奥罗宾多去世之后，这位女性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梦想开始作准备，并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语。这样的言语中透露着强烈的实践意志，其深藏的能量也开始传播开来。对这样的梦想产生共鸣的人们开始聚集，于是便有了奥罗村——这圆梦之城的出现。

世间梦想之城，奥罗村的起步就已经足以让人满心期待。一个人的梦想或许会仅仅止步于梦想，但很多人的梦想或许能为世界开启一扇窗。渐渐习惯了绝望和放弃，认为这是人生的常态，于是这样的梦想便更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这样一番话语像一件可爱的礼物般，让人满心欢喜。想涉足尝试不一样的人生，不承想一不小心便会走得摇摆不定，踉跄不堪。面对艰难的现实，不抛弃不放弃的心态也

许会让一丝一毫的希望变成救援自己的金钥匙，我这样思量着。

我以为，这世上越来越缺乏神秘感其实是件可悲的事。

“人类所经历的所有，最美丽的便是神秘。神秘感是创造艺术和科学的起源。执迷于揭开事实真相的科学家们，最终无法用清澈的双眼看清这个宇宙。”

我很欣赏拥有大智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这般态度。我对他的仰慕不是源于这个天才科学家所发现的重大理论，而是他在宇宙和地球的神秘面前所表现出的谦逊，他实际上是一位自知而有魅力的梦想家。如果失去了神秘，人类堕落的速度会加快吧。

但我并不赞成过度的神秘主义。任何时代，过分排他的宗教和神秘主义总有迷惑人们的嫌疑。

我特别排斥“真理只有一个”的“绝对”世界。我的宇宙观接近于泛神论，允许各式各样的真理存在，相信世界的包容力越强，越容易达成世界和平。世间万物皆神圣，在人类的生命中都有可能存在佛祖、耶稣、圣母马利亚、克利须那神等形态。

所以，奥罗村妈妈所说的“将真理当作至高无上唯一的权威服



从 (obey one single authority, that of supreme truth) ”，我虽然不能认同，但她的话却又分明撼动了 my 内心深处世界。

事实上，奥罗村妈妈的梦想算不上首创。历史上将美好、正义、友善的社会当作理想追求的人千千万万，又有多少可爱的傻瓜为了这样的梦想费尽一生心血？在这数不胜数的“梦想”和“夭折的梦想”中，奥罗村之梦之所以让我怀着无比的好奇，是因为奥罗村这样一个依据梦想建造的共同体从萌芽开始，经过 40 多年的风雨一直在成长壮大，这样的故事怎能不叫人感动？

他们提着几麻袋铁锹来到南印度孟加拉湾的偏僻荒芜之地开始